

史記

傳二十八之三十七

十六



				漢書門
		一	二	
		七	九	
		一	四	
		八	二	
		冊	架	
		號	函	
		類		

			內閣文庫
		一	漢
		七	書
		九	門
		二	
		四	
		冊	
		架	
		號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7
冊數	20 (16)
函號	279 1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列傳卷二十八

蒙恬列傳

淺草文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驁音遨又音五到反

自齊事

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

取城皐榮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

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

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

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

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

王維楨曰

世系見家

世系見家

世系見家

弟

茅坤曰秦法

以定為師名

以定為師名

家

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

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

并天下以高祖蒙氏罪狀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

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

而親近蒙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在外

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

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

宮蓋其父犯官刑妻于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其

母被刑子皆承趙姓竝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

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

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蒙氏禍始此死除其

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

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

抵甘泉壅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

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竝白浪反北走琅邪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

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

余在正史搜
蒙毅在史正
斯高謀下
底是禱川
此天之陰察
也

史記列傳

卷二十八

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
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
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
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
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
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
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
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愈一作俞俞即

諭也謂知太子賢而

諭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

繫蒙毅於代

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

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

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
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
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
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
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
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

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
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
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
御史曲宮乘傳之代曲姓
宮名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
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
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
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
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
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川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
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
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
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
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口繆昭
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
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
明以是籍於諸侯言其惡聲狼
籍布於諸國故曰用道治者不殺
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
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

學百餘
軍而作新語
死於前使
公云

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
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
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
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忠先主也昔周成王
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
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
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
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
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

不參而伍之無
參而伍之無
參而伍之無

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
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參謂三卿伍即伍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
如此是必孽臣逆亂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
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
身死國亾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
蒙恬引之以成說也振者救也然語亦倒察於參伍
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
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

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一句結束自悲酸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

賦裁

茅坤曰通篇以容形至

又曰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末

此是太史公極力着意處

楊慎曰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燭趙

高之奸而討賊亦可謂賢矣生逢末世不幸蓋與

劉謙曹髦同哀哉

史記列傳卷二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

陳書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張耳

嘗亡命游外黃

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

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

父時故賓客

父客素知

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

決嫁之張耳

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

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

黃令名由此益賢

按東坡贈王

元國詩曰西

來故客客本

此

余耳曰卒

獨請於父

客為之謀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音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

張耳兩人相與篇柱字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

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

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

餘便見優劣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監門

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

起張耳躡之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

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

以令里中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卒數

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

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

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

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購求二人金

有多寡此後

成敗之別也

太史公紀

下句皆非謬

余耳曰披
世實第一
妙策

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因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

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

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十

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白馬之津至諸縣，說

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

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

會箕歛，家家人頭數出殺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

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

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

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

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

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噉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

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

傳音載東方人以物挿地皆爲傳

畏

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丁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

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
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
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有在置臣侯印拜范陽令
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
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
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
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荆
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
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戲地名却兵退

此敘事之妙
是固非意作
三語知結証
策不以爲將
不用其

董份曰又不
能言陳王
私其兄弟以
爲欲趙後
則不如兄弟
也

也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
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
起蕲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
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介音憂贊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
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
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不容息武臣乃聽之
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騫
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
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

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九月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車

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

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後扈養以辭相告曰謝也舍中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

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

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

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

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

所據亦見公
載之亦備至
為御臨臨想
見其時亦為

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欲其漏泄曰良嘗事我得

遷後自傳管
惠無此養
卒皆又道
逢趙王姊又
山秦國復何
處置也

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

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

求得趙歇

趙之苗裔

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

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

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

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

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

餘使張黈陳澤

音釋

往讓陳餘

覆前案

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

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

全

十中冀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亾軍

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

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黈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

使五千人令張黈陳澤先嘗秦軍

嘗猶試

至皆沒當是

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

人來皆壁餘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

羅相月
上並屬兩
人之交以下
皆指悉其所
為相殺處本
宋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一

爭坤口鉅鹿
之戰項羽
本紀而此處
獨詳所以
不肯為前救
鉅鹿處以通
為句以欲擊寫
兩人之交故
精神獨注于
此

至燕曰楚先
後傳大略耳
死負陳餘
唐順之曰餘
惟其教流

漢書之耳
未下釋也
陳餘不勝起
而推印解綬
前遺矣兩人
若勿擊之交
卒以相殺悲
夫

楚曰楚之
王諸侯不
豈特耳一人
據獨指及張
耳以兩人擊
楚乎生不之
交故也此是
天史公點綴
精神處

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三年十月也章邯

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

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

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澤以必死

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

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望怨豈以臣為重去將哉案重訓難也乃脫解印綬

推于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

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辭出今陳將軍與君

印若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

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言陳餘如廁還亦怨遂

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

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

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

侯王張耳雅游雅素也故也雅游言慣人多為之言

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

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屬勃海卽以南皮、勃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

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

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

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

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

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

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應前漢王爲布衣時而項羽

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羽旣強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廿八

善說星者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廿氏也。

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二年十月也。漢王

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

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

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

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

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

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

史記

卷三十九

九

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

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

井陘三年斬陳餘一篇局而結此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

耳為趙王四年十一月馴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

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如畫韞蔽韞者臂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屬

坐其形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

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音潺謂說王曰夫天下

豪桀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

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齧指以表至曰君何

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

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

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漢書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

趙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謂於栢人縣館舍壁要之置

為供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栢人栢人者

置也

孟雅伯曰按
山祖三字乃
屬後諡號作
史書通稱一
可

貫高曰漢初
心願直與
死此

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

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

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謂其車上著板

四周如檻形，膠密不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

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

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丁劣反，擗身亦刺也。

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

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私

情相中大夫泄公曰：泄姓也。史臣之邑子素知之。此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

之，復與前。復音鞭，復輦土器可以糞除也。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

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

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

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

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

蓋自復與
河龍與差若
問答歷歷如
耳

後漢書
卷三十一

凡瑛曰此與
留橫謝便者
望意相類

唐順之曰
貫高始知
當

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
 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
 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
 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
 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
 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也 肱咽 斬語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
 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
 孝惠高后文帝餘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
 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
 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
 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
 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
 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 謂然信雖死 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亾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

顧問哉謂豈
皆回顧也謂
戰

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太史公一篇本意

陵季子異矣

茅坤曰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刎頸交其後瑕釁相殺處更工

又曰兵必得筭勝而動秦兵之振懼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為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譬其芴者眾竝不敢前闔且張敖以子赴父之難亦從代來姑逡巡觀望其間嚮非項羽之擁兵數十萬而破釜沉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知何如也而乃欲以遽過餘可乎哉

史記列傳卷三十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之目此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

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

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

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

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

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

魏王元年十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

兵隨市救魏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

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走楚二年六月楚

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

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

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

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

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

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

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其

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耳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

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

國為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

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

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

師古云兩龍謂秦與陳豨起秦豨豨亦有以相服雖無一語次第其見矣

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

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

願與諸君少年疆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

斬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

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

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

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

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

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音唐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

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

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

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

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

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二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

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

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擅猶

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亾其所下城

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得在處在
人建野用聖時
漢游長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勝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自東收救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有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

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
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
以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
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
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縣名在蜀西至鄭逢呂
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
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
后自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
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
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言魏地濶千里
如席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喋猶踐也懷畔逆之
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
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
構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
而不辭云

劉永翁曰方亂時乃有讓千乘却齊趙繼絕世如
周市者惜其福智不及不然豈不高視籍輩哉

華坤曰漢歌知羽之欲有梁地而故以分王魏王
豹於河西也故乘彭越之請乎魏也而拜之爲魏
相國以徇梁地
劉辰翁曰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不可解看上語意
謂其喋血乘勝日則有聞身已爲王彼時不反此
時乃反如此下語最是用力處意日字句讀聞字
誤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
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
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
亮以此也

史記列傳卷三十一

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廬江有六縣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布以少時

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

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山

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

麗山之徒數十萬人

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

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

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
 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客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
 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
 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
 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
 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
 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
 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
 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
 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
 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
 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
 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
 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間道即他道也遂得入至咸
 陽布常為軍鋒漢書作楚軍前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
 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

坤曰之
兵出
河等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一

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

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

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

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也謂責也召布布愈恐不

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

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

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謂隨何如彼等者無

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察陛下所謂漢王

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

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

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淮南太宰作內主也主舍也太宰掌膳食

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

楚為疆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

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

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

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

此三
字筆在
精筆下面
一變之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比鄉而臣事之必
 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
 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
 迺發破其與楚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淮南
 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
 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
 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
 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
 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負猶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
 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
 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
 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
 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
 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
 恃也一轉又明切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
 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
 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折劍布心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一

三

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

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

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

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

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

泄也楚使者在在淮南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

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

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構成也可

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走音奏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

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

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

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三年十一月上方踞牀洗召布

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

已而美厚以悅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

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

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

案約言曰項何說詞與實行事絕是較國說客風度

言稱曰折之以不測之辱龍之以裝案上禮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一 五

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

且才以族之
封功臣過制
所以多亂

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舉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

王維楨曰布
稱曰始也
變之為患持

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
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

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

徵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

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

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

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

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

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疏分南面而立萬乘

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年

前年同耳使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

其人有籌筭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恠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

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荆王劉賈西

取楚楚王劉交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

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款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
 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
 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
 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
 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
 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
 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
 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徐縣僮縣為三軍欲以相救
 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
 戰其地為散地謂散滅之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
 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
 與上兵遇蘄西會蕲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
 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
 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
 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

果由實

之建楚以三

互由卒以

有方今楚之

就非必以三

軍致敗何也

以日有特繼

世且馬誠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
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
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

拔音白曷反疾也

項氏

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
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如
媚生患竟以滅國

劉辰翁曰曰布嘗冠軍曰常為軍鋒曰楚兵常勝
功冠諸侯以布數以少敗眾也皆於敘事中提撥

其功

凌約言曰曰不往曰不佐曰不敢往既極狀布之
崛強方寫出項所以不擊布之故何等次第
田汝成曰前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未滅而先
立也後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總敘封功而帶言
也自不嫌於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列傳卷三十二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

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

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未起而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

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以水

擊絮為漂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音寺吾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

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一作勝股也。漢書作跨同耳。於是信孰視。

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

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魔。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

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

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客也。楚官名。坐法當斬。

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

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

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

上未之竒也。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行。

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

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

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

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

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

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無事用信。必欲。

畫信孰視
俛出袴下
下如圖

畫信自膝

畫信自其

畫信自其

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
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
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
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
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善寫情人人各自
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
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
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
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
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嗜噉叱咤千
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
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
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刵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
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
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
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
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

秦沛曰漢
王項王兩人
得失靡權

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
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函收魏河南韓殷王
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
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
兵卒不能西漢之敗郤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

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

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

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

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謂陳列船艘而伏兵

從夏陽以木罌鍤渡軍以木爲器如罌鍤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襲安邑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

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

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

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

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

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茅坤曰廣武之策絕王而韓却能及其策爲功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三

四

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
 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
 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
 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
 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
 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
 山而望趙軍草音蔽依山自覆蔽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小飯曰飧
謂立駐傳飧待破趙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
 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
 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
 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

潛顧之曰信
奇處全在扶
趙旗上

察寫信戰井
隱情狀必盡

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
 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
 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亂而取之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
 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
 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
 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
 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
 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
 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
 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
 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
 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
 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

帝曰此
真性信與
廣武君知之
謂不知也

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
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
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
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
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鄙音身死泚上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
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
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褕美也恐滅亡不久故
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
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

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
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
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
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
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
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
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

驛兵驛酒也謂以酒食養兵士
也案史記古釋字亦如此北首燕路首音獲而
向也

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咫尺八寸言簡牘或長尺

暴其所長於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

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

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

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

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

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

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畢楚又復急圍之

六月漢王出城阜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

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

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

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

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

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

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

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

夫坤曰醜嗣
通一以被既
下之齊復道
至高密信平
車市兵此為
策策

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
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
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
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令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
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近其室家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

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

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
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
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
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
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
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
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悉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
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
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
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
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好拙手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四
月二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圻貽人武涉
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

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
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
知饜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
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
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
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
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
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

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

楚項曰註
陰揚楚
楚人有九欲信

陰揚楚

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劔敗也敗滎陽傷城

臯於城臯傷臯也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

脫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

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

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

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

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

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

甲兵之衆據滙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爲百姓請命止楚漢之戰關士卒亡故

云請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

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

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

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

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

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

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

鄭公曰此
各之祖

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日足下自
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
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
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
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
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
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

黃白其交
張廩陳澤

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
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
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
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
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
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

二人猶言此
一種人也
如蘇林曰述
通謂雄偉也
亦言之者

別於魯伯攝
在劫發越

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
 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
 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
 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
 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
 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疑也疑
 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
 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

審其
及覆極人
所誰是此
在漢第

蜂蠆之致螫音適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

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
 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
 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漢王之
 困固陵用張良音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
 破高祖畏惡其能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
 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

拾思仇一應前

史記列傳

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
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
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
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
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
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
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
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
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兎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
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
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
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
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

王莽曰如此
心事實得動

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摯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

蘇坤曰篇
結尾有卷

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
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
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
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
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
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
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
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
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
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知陛
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
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茅坤曰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所授此其失着處

又曰首敘其貧困者以其仗劍封侯王而裂土千里及報漂母與忘辱已少年故云云交纔波蕩耳盧大經曰韓信於未遇時惟蕭何及漂母爾何之英雄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徂擊祖龍意氣過于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袴意氣憐于銷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

董份曰何屢言信而未用雖何不能為力故予嘗疑信亡何之謀也信亡而身追之要為奇以聳動上耳

凌約言曰鋪敘蕭何奇信追信拜信如末不遺餘力所謂功第一者亦為此

茅坤曰漢王之間人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此計易置諸將以示武耶

又曰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哉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矢石之鬪何日而已乎大畧通特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

劉辰翁曰文字有急辭不可緩者問信死亦何言是也。有緩辭不可急者。蒯通陳秦綱是也。漢書雖剪之使勁。然出之者迫。則聽之者不移。此傳極似先秦刪即為漢不得已。寧疎勿密。史漢之分也。楊慎曰多見評者。以一兩語囊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為贊。不知贊在傳外。直補所不足。或寄噱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

史記列傳卷三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

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二年六月也欲以撫定韓

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

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

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

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

并高祖... 錄曰... 秦之... 漢之... 韓王信... 盧縮... 韓王信者... 故韓襄王孽孫也... 長八尺五寸...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 燕齊趙魏皆已前王... 唯韓無有後故... 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 二年六月也... 欲以撫定韓故地... 項梁敗死定陶... 成犇懷王沛公... 引兵擊陽城...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 得信以爲韓將... 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 沛公立爲漢王... 韓信從入漢中... 迺說漢王曰... 項王王諸將近地... 而王獨遠居此... 此左遷也

平坤曰漢王
信韓王信略
韓以彭越路
平語所誤
雲手

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

平坤曰
王三太原
王三太原
王三太原
王三太原
王三太原
王三太原

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諷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被音被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冒音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白土人

白土縣名

鼻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

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

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

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

奴復聚兵樓煩

雁門郡

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

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

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

白登臺名在平城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闕氏

音焉支單于嫡

妻號若

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下

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

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言唯引矛無雜

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

傅音附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

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

代地也

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將軍擊之

柴奇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

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

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權僕起間

王維積日諱
吾信報柴密
書調殊不順
秦心曲而言

史記列傳

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
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
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
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今僕亡匿山
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恩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
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在匈奴地生子因名

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
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

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諡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韓媽貴幸名富顯

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歲

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為龍頽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

相愛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

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

史記列傳 卷一百一十三

四

凌此段敘次
一縮親幸願
一縮及復審曲
有精

史記列傳 卷一百一十三

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
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
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
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
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群臣缺望缺望猶怨望也缺音兪及

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
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
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
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
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
衍山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
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
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

史記列傳 卷一百一十三

湯信吉日次
盧縮疑懼
久不反知
不入心而
其漢之符
可以百見矣

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
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
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
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父亡使陳豨
父亡畔
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
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
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
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
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
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
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
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
上益怒又得匈奴又覆言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
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
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
謝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
東胡盧王縮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

中高后時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
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縮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侯

陳豨者宛胸人也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

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

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

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

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不用富貴自

尊豨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

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

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

丘臣所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

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

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誣劫略者皆赦

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

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

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

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

豨曰淮陰
傳中漢至十
一年豨反此
云七年不知
何也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三

慰

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舅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奔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舅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三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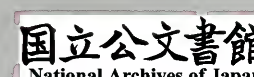
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茅坤曰以前俱詳次縮之見幸于漢以後纔次縮之倍漢以取滅亡也然親愛如縮而猶為臧衍張勝所誣誤至于亡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太薄數以猜忌誅之故反者十而七八耳悲夫

史記列傳卷三十四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



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

救魏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

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

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

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

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

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

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

留不敵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

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

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三轉使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廷竊高爵

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

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螻一名虺螻人

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

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用事者

墳墓矣齧音蟻齧音紇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

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

齊王田儋
齊人聞王田儋死
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敵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廷竊高爵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用事者墳墓矣

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四轉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

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五轉迺徙齊王田

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

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

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

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七轉其怨項

上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

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八轉

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

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

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九轉是田榮自

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

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

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

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

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

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

齊城邑

四十一轉

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

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

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

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

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

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

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

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

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四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

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

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與歸彭越

彭越友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

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

將田吸於千乘地名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二

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

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

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

史記卷三十四
田橫傳

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廐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亭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后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

史記卷三十四 田橫傳

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秦有白史 不為通者 乃論者此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韓信 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

一首。書名 雋永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

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

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一夫何時歸

茅卿曰。僖始王及橫與客俱死。處大奇。大奇遷悲之。而歸過於通。有以也。其次更王。凡十數。轉如指。又曰。田氏兄弟相賊。殺頭緒如絲。而太史公詳次如指。盡予嘗愛昌黎。盡記人馬。什器。而文不亂。此傳略相似。

劉辰翁曰。安期生。神仙家。多信之。太史公。英雄不待忘。而自放。空耳。而自放。空耳。

史記列傳卷三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礪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戶牖，沛州東。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不在二十爵中。

劉辰白兩
前從亦見當
特獨視厚噲
不特戰時為
然

戶牖沛

沛州東

不在二十爵中

如執圭執帛比也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郤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

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郤敵先登

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

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

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

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犂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

宛城先登西至鄜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

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

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

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

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

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

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

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劉辰翁眉
字妙若漢書
作原字則項
氏君臣樊伯
美政以且舞
且敵獨以肩
為舞態圖
彷彿所不能
陳持在此字

按
本紀
卷紀
按

傳內
以
年
體

史記列傳 卷三十三 項羽本紀

以待大王

時羽未為大王史追書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

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

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

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

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

請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

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

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

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滌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滌

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

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郤敵遷為將軍

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以水灌廢丘也最功第一

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荻棗擊破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

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

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

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公益食八

漢巨此言
以爲潤澤之
祖最厚也後

一何正
可學精神

必當
必當
必當

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

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

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徃至雲中與絳侯等

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豈丘臣軍戰襄

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殘有所遷為左丞相破得綦音母無卯一作尹潘軍

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

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

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

太僕解福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

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

南抵者丞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

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通上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

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

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

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

辰命曰降
破破得
內史文

辰命曰降
破破得
內史文

唐順之曰先
賢敘戰功而
謂事變之後
不以年日次
也則文體整

何真曰流涕

相相固

有布衣之

有骨肉之

必下獨以喻

語而三反

復情詞真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上三長

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

排闥直入闥宮中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

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安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

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

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

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

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解軍中

明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

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

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

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

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

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言不能令其夫

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

詔下使孝景中六年他廣尋侯為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

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

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

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

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

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

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

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

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

戰龍脫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

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

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

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

漢書中
卷之九
紀九

此紀事之
起頭也蓋
知他傳即更
其傳各以
起頭也蓋
其傳各以
起頭也蓋

此紀事之
起頭也蓋
知他傳即更
其傳各以
起頭也蓋

此紀事之
起頭也蓋
知他傳即更
其傳各以
起頭也蓋

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

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據叙戰功凡別破軍三

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

時商病不治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

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苦祿呂

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

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

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七以寄為將軍圍趙城

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俞音舒自平齊來乃下趙城

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景帝王皇后母滅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

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

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

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

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

字寄曰世其
大弟與
論何相似
精神意氣
不文故其
出細而不

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告白也

人傷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

律有故乞鞠高祖自言不傷嬰嬰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高祖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

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

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

沛一日未詳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

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

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

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

壘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

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璽賈也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維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

轉為滕公徐廣曰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

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

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

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嬰自證之
已證其不傷
人後有翻
嬰故與秦繫
巨受掠也注
大明
楊慎曰降降
之也與魚荷
或用其說
證之也

每云
卷次
大我事而
言也

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商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欲

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

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

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也漢王立為帝其

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

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

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

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

關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

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

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

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

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

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

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

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

嬰傳

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
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
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
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略地
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
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疾攻賜

魯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維陽破秦軍尸
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
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
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
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
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

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

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

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必甲

二人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

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傳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

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

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

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王右方之馬左

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連尹一人大夫

楚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

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

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

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

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

陽處
陽處

四人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
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
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
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
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
羽使項聲薛公酈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項聲
酈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
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酈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
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
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
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
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八百人盡得其軍將
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雄長之長也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
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
燕壬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

食賴陰二千五百戶號曰賴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

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

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

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沙石沙石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

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

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

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

破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

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

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

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賴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

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

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

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

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

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

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生行昧，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王鏊曰：一傳四人，各自為筆法，而實總成一片。茅坤曰：太史公詳次樊鄴滕灌戰功，大略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並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卻敵，曰陷陣，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

績有不可紊亂所授也

唐順之曰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公

軍專攻也
凌約言曰嬰為騎將長於騎事所將卒亦習騎故
每以虜騎將成功此太史公敘事針線處

史記列傳卷三十六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

下方書

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

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

質錐也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

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

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

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

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
 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
 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能計故號 一月更以列侯為
 主計四歲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是時蕭何為相國
 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
 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
 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
 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例說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

王旗幟之屬

周苛為客

為帳下賓

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

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悉漢王遁

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

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

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

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

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元年封

昌為人彊力敢直

慎曰此

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

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

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

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

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期以中吃每語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

不奉詔止欬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殿東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

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方與縣名公其謂御史

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

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古用

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

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

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

慎曰慎莫
疑此王得博

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

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

昔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

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

公公疆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

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

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疆行於

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

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

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也十年堯亦前有軍

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

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

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

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

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

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

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高后聞

周昌相趙王亦苦

堯亦前有軍功

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獲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辟音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

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

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及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

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

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

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

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

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

為計相時緒正律曆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

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

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為火漢

勝火以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謂以比

以定法律若百工天下作程品皆若順也百工為器物

與條令也得宜此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

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書

十八篇言陰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書

本蒼王

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

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

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

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

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

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所選保任者大為

茲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一作

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

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

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

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

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結案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勇健有材從高帝

擊項籍遷為隊率所類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

為淮揚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

以登其餘敘
字每詳細
如見請

之智其

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後

年八月 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

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

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

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

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

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

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

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

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

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

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

之智其
入
歷
有
大
臣
則
收
拾
今

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垣

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宮外垣也墼音

乃喚反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

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官上謁自歸景帝歸自

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

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若其中漢書作冗官為散官且又我使

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

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

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與代六

代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著嘉死

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陶青高祖功臣

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高祖功臣

許溫之孫平棘侯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武彊侯莊青翟高祖

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為丞相

皆以列侯繼嗣妮妮妮音七角友一作斷廉謹為丞

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

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

周昌木彊人也。

言其質直備彊如木石焉。

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

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

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名干秋。

卒而有韋丞

相代

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

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

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其

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伴任

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

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

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

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

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

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

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繁姓也音婆奏京

兆尹趙君追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

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

又有使椽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

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

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

以御史大夫酈吉代

酈丞相吉者魯國人也相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

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

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

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

庶人酈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

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酈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

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

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
 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
 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
 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捨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
 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
 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
 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

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更至衛尉徙為

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康德也為御史大夫于

丞柳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
 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
 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
 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
 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
 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

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而
 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
 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
 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
 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
 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
 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
 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
 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
 甚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
 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
 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
 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
 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
 不得者衆甚也

王維楨曰所謂張丞相傳謂求如蒼者不可復得
 矣
 按一傳中論張蒼為丞相及申屠嘉為丞相皆非
 備員者而周昌周苛趙堯曹窋任敖皆為御史大

夫故併著一傳

唐順之曰以官串人張蒼傳酷吏傳同體蒼傳御

史大夫也酷吏傳中尉廷尉也

王鏊曰史記張蒼傳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

昌後又忽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又

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為御史大夫

者也

茅坤曰太史公於孝武時丞相自平津武安以下

不多見大略以草景帝紀幾為武帝所誅以故避

忌不獨紀武帝多諱而於公卿間亦異恠矣

史記列傳卷三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王蒼皆此傳
酈生食其者

歷異幾

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

鬼無以為衣食業

落薄落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

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

地徇略也

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齮

握齮急促

之貌又云握齮小節也

好苛禮

苛煩也又云苛細也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

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

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

揚言曰
出鄆生野
落七疎南之

十豪俊騎士歸鄆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

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

臣里中有鄆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

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

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漉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鄆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鄆生

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鄆生鄆生

至入謁沛公方倨然使兩女子洗足邊牀而見鄆生

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

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豎者僮僕之稱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鄆

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鄆生上坐謝之鄆生因言六國

從橫時沛公喜賜鄆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鄆生日足

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

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請

得使之令下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



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
 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
 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
 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
 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
 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
 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
 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
 天夫敖倉天下轉輸又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
 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
 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
 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
 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
 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
 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
 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疆負海阻河濟南近

楊慎曰此所以
 以酈生說
 知也天之天
 有大言也傳
 強漢其能得
 此言

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
 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
 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
 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
 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
 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
 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
 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
 天夫敖倉天下轉輸又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
 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
 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
 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
 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
 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
 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
 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疆負海阻河濟南近

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
 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
 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
 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
 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
 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
 罪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
 即以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
 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
 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
 得用事為人刻印列而不能授列斷無復廉鈞也又
惜侯印不能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
以封其人也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
 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

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不殺齊王事引兵東走漢十二年

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

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

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

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

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

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

尉他平南越因王之趙他為南越尉故高祖使陸賈

況思此此數言益見酈生疏落不檢有志願成軼死生外身世之慮漢書史之遂贊然後
及約言口全以封功臣食其故而先引商功起之有禮
唐順之曰此傳有寫生處
能
劉晏曰曰賈此他說吉取
賈實溫厚

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黽結。黽音推結音計依字讀之

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雕其髮而結之也箕踞見陸生陸生因

進說他曰足下實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

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

國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

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

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

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

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

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

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

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

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

坐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

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

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

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

帝曰尉他
王曰陸生
王曰陸生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舉萬物

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

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

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

何渠不若漢渠音詭漢書作遠字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

中裝直千金珠玉之寶也裝裹也他送亦千金非橐中物故日他送也陸

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

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

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日居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伯繁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三卦之趙

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善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

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日試爲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

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

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

康沂曰尉他意折而弱

劉辰翁曰左其回心向道也今人豈復

唐順之曰陸
生然意疑遊
為終老計示
諸呂以示足
忌
楊慎曰此等
事在他入若
不書然皆
尾不滿百字
陸生有謙
口語情性日
用人情世態
如見其家庭
聞其委曲

陸生曰教兒
包行說文
董份曰無父
家無字須檢
已教兒包讀

余有丁白生
一言即定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

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時雍州縣地善可以家焉有

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

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

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

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

數見不鮮音朔現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漢書作數擊鮮無久恩

公為也恩患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

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

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人坐而

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

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日是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

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

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務一作豫天下雖

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

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

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梁父侯史失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

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

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

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

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

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

其本蓋出義特其為假借

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

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

稅衣服曰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

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

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帝幸臣閔籍

孺按倭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

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

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

太后大驩兩王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

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

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

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

於諸呂至深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

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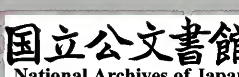
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

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

注 側注冠一名高山冠 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瞑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



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知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
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
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
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
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列傳卷三十七 終

寬政戊午

